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八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五月己亥。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英。廣東水師提督賴恩。奏。此次夷船駛入省河。虎門各
礮臺疏於防範情形。前經臣等飭查去後。旋據署水師提
標中軍參將張玉堂。署水師提標右營遊擊鄭榮高。稟稱。
查得暎夷火輪船。由香港至省。往來寄碇。向不攔截。詎本
年二月十七日己刻。該國火輪船三隻。划艇數隻。駛入虎
門海口。該夷人隨帶竹梯。坐駕划艇。直到上下橫檔礮臺。
並鎮遠礮臺海邊。各守臺官兵。見其人勢兇猛。閉門攔阻。
該夷人攜帶釘鎚。負梯登岸。爬上礮臺。乘機將礮眼釘塞。

各守臺官兵。因事起倉猝。既不可任其釘礮。致有不測。尤
未便登時擊殺。釀生事端。祇得開門勸逐出去。該夷人即
蜂擁回船。駕駛進口。所釘礮眼。業經隨時將釘拔起。礮位
仍舊堪用。並無損壞等情前來。臣賴恩爵先在洋次。聞報
趕回。即親赴各臺。將所釘各礮。逐一勘驗。並配藥進子。點
放實堪適用。確查當日各臺情節。義興所稟相同。伏思虎
門設立礮臺。分派弁兵駐守。一有疏失。罪即難逭。本應從
嚴叅處。以示懲儆。惟念粵省為各國通商總匯。虎門海口。
夷船出入。事所恒有。該夷就撫以後。毫無警障。其此次爬
上礮臺。釘塞礮眼。實非意料所及。該守臺弁兵等。既不敢

任其損壞。又未便向其轟擊。勢出兩難。係屬實在情形。總緣臣等未能豫為籌及。而一時事起倉猝。臣耆英遠在省垣。臣賴恩爵巡洋外出。鞭長莫及。又未能指授機宜。撫衷自省。實屬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昭炯戒。其此次礮臺疏防各弁。合無仰懇

天恩。從寬暫行免議。嗣後如再有似此疏失。即將該臺員弁。按照軍法從事。庶臣等寸私稍安。而將弁亦益知激勵。

耆英等又奏。再新設虎門同知衙署。建在東莞縣之廣濟墟。距虎門寨城五里。前臨新涌。後近三門口。港汊紛歧。居

民稠密。誠恐宵小乘間竊發。同知差役較少。資難兼顧。查地方既設立文員。自應一體添設營汛。以資防守。臣等與水師提督臣賴恩爵。往返咨商。查閩西山汛。原設把總一員。額外委二員。兵丁一百名。該處汛務較簡。堪以酌量抽撥。額外委一員。兵丁四十名。移駐廣濟墟。作為專汛。協同該同知差役。實力巡防。似屬聲勢聯絡。捕務益昭周密。所有應建汛房。即與該同知衙署業內。一併飭司籌款建造。

耆英等又奏。再查夷船來往虎門。各礮臺駐守弁兵。向不攔截。該夷此次即欲駛赴省河滋事。無慮礮臺阻礙。何必

爬上礮臺。僅將礮眼釘塞。俾過後仍可取出。而於礮位無傷。其意殊不可解。當經臣等密飭偵探。緣該夷偵知各臺弁兵。近年以來。點放礮位。甚為便捷。於海防頗為得力。意欲藉此。令其獲咎。易換生手。以遂其恣行無忌之計。今若加以叅處。分別責革。適足墮其計中。是以臣耆英會同臣賴恩爵。另摺將各臺疏防弁兵。懇請邀

恩免議。實係有見於此。非敢市恩姑息也。惟查虎門海口。為夷船出入咽喉要道。所有礮臺一十四座。每礮配兵二名。共配兵一千二百餘名。合計似覺其多。分布各臺。實形其少。又省河一帶礮臺共二十二座。配兵多者五六十名。少者僅

三二十名。亦不足以資防禦。茲臣等擬即察看情形。分別最要次要。勻撥弁兵。分駐防守。務期形勢不致單弱。緩急得有所恃。惟該弁兵。常川駐守礮臺。額給糧餉。實不足以餬口。雖虎門各臺兵丁。於道光二十五年。經司道詳定。每年六七八九四箇月。每兵每月增給銀四錢。為數既屬無多。又不能周年支領。殊不足以示體恤。均須籌款添給。方免枵腹從公。又省城地方。內外兩城。形勢寬闊。五方雜處。既防外夷之窺伺。尤防內匪之潛伏。彈壓巡防。兵力必須稍厚。查內城除旗營駐防兵丁外。撫標左右二營。僅額兵一千六百八十餘名。廣協左右二營。共兵二千二百五十

餘名。分派礮臺城門倉庫監獄汎地。以及各項差使。僅敷應用。遇有緩急。實難調度。至督標六營。共額兵四千四百五十餘名。在省駐防僅四百名。其餘均駐肇慶。猝遇有事。尤難一呼而集。茲臣等擬在肇慶各營兵丁內。添調六百名。駐紮省城。以備巡防彈壓。既可就近親加操演。亦可稍壯兵威。似為目前要務。惟屯紮地方。添蓋兵房。以及日給口糧。往來更換船隻等項。所費亦復不少。尚須妥籌。又省城年久失修。外城尤為卑陋。亟須及時修葺。方資保障。以上各項。及操兵選將。凡一切未雨綢繆事宜。容臣等督同委員黃恩彤及各司道營員等。逐一講求。從長籌畫。次第

陳奏再省城民情。本與夷人不協。又有匪徒從中構煽。遇事
輒向夷人構釁。尋仇。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夷人即因此為
由。藉口生事。辦理殊為費手。臣等與委員等再四熟商。欲
息內外之爭。必先弭民夷之隙。地方紳士。與民人較為親
切。開導勸諭。易於信從。是以此次夷船駛入省河。並在口
岸租賃房屋地。其時民情頗形浮動。所有偵探籌畫一
切事宜。即係地方紳士。隨同襄辦。頗為得力。今擬責成紳
士。糾合良民。互相保衛。於民夷冰炭之處。設法排解。遇有
匪徒挑撥。勿為搖動。免致藉端構釁。仍於紳士中擇其品
望素著。通達事體者。酌派數人。於民夷交涉事件。隨時襄

辦。以收指臂之助。似於夷務有裨。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虎門礮臺被夷人乘機爬上。釘塞礮眼。當降旨。交耆英將疏防各營弁查明嚴叅。茲據奏稱。虎門海口。夷船出入。事所恒有。該夷就撫以後。毫無警隙。此次爬上礮臺。釘塞礮眼。非意料所及。該守臺弁兵等。既不敢任其損毀。又未便向其轟擊。勢出兩難。係屬實在情形。該督與賴恩爵。均自以咎無可辭。請交部嚴加議處。其疏防各弁。請暫行免議等語。礮臺疏防。釘塞礮眼。實非尋常疏忽可比。本應嚴加懲辦。以警怠玩。惟既據該督查明。該弁兵等。實非意料所及。著准其暫行免議。該督等處分。亦著加恩寬免。此係朕權宜參變。格外從寬。該

將弁等。當如何益知激勵。時時嚴加防守。儻再不能振作。仍復有似此疏防之事。即將該督及在事員弁。從重治罪。蓋夷人就範之後。祇可禁其挑釁。斷不可懈於守防。若登臺釘礮。仍復袖手旁觀。則將來何所不至耶。又片稱近年以來。各弁兵於海防。頗為得力。該夷或欲藉釘塞礮眼。令其獲咎。以肆奸計等語。朕思換易生手。年餘便悉臻熟習。若果夷人有此畏心。朕亦甚願。但恐情形不確。或其中別有隱情。未易明言。著據實密奏。毋稍隱飾。至礮臺關係海防。尤為緊要。該弁兵等自宜實力巡防。嚴行偵守。嗣後當剴諭兵弁。凡與夷人交涉。固不可輕啟釁端。亦不得藉口撫綏。直視犯而不校。總須有備無患。能戰能守。方為

訓練之師。至所稱虎門礮臺添兵等語。夷至而礮臺無守。夷去而議添兵。示弱之形。在所不免。僕該督以為必須添設兵弁。朕亦不為逆制。務須籌畫萬全。所有添蓋兵房。撥給糧餉。統俟籌議奏明後。再降諭旨。又據稱民夷不協。請令地方紳士。於民夷交涉事件。隨時襄辦等語。該處民情本與夷人未協。間有匪徒搆煽。易滋釁端。夷人即藉口生事。地方紳士與民人較為親切。開導勸諭。易於信從。著即責成該紳士。糾合良民。互相保衛。於民夷冰炭匪徒挑撥之處。設法排解。以杜爭端。仍於紳士中擇其品望素著。通達事體者。酌派數人。於民夷交涉事件。隨時襄辦。以資得力。

戊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蔭廣東巡撫徐廣縉奏。噴
夷近日情形。所有租地建房等事。經臣等飭令委員及地
方官商同夷目。將建造禮拜堂之處。已於十三行地方覓
定辦妥。其欲建蓋棧房地址。現經商辦。內地民情。節經飭
令地方文武。妥為彈壓。並責令紳士等曲加勸諭。亦漸次
相安。間有與夷人無故爭毆等事。均隨時酌量懲解。該夷
似不致有所藉口。惟探聞夷船退出省河之後。夷商人等
多有因夷酋噶呢喇退兵太速。向其訛笑之事。又該夷新
到兵丁一千餘名。稱來香港換防。而舊駐香港夷兵一千
餘名。並未撤退。又聞該夷在香港有鑄造礮子火箭及演

習駁車等事。雖據探報。係欲前往日本。要換通商。然是否
確實。殊難揣度。並風聞夷商。以他時辦事頓慢。稟請伊
國主另換夷商。帶兵船前來。海上傳言。紛紛不一。伏思此
次夷船駛入省河。其意原屬巨測。經臣耆蔭督同委員等
面加詰詢。並允其懲辦匪徒。租賃地址等事。該夷一時無
可尋釁。旋即退出省河。本未滿其所欲。現在夷商人等。既
多從旁訛笑。而香港夷兵。又為數加增。雖傳聞未可盡信。
總應嚴密防維。以期有備無患。第遇事張皇。又慮人心動
搖。該夷聞知。轉滋嫌釁。現在臣等一面督飭委員及地方
官。將租地建房等事。速為辦就。嚴禁內地匪徒。不得無故

向該夷欺侮。以杜藉口之端。仍督同六品頂帶委員黃恩
彬。藩司葉名琛。臬司李璋煜。署運司趙長齡等。不動聲色。
密為籌畫布置。並密飭水陸各營。豫為加意防範。以備不
虞。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喚夷近日情形。所有租地建房等事。現
經委員覓定地方。妥為商辦。並責成地方文武及紳士等。勸諭
居民。俾各相安。不致該夷有所藉口等語。覽奏均悉。惟此次夷
船突入省河。其意原屬叵測。據稱夷船退出後。夷商人等。復從
旁訛笑。殊非情理。令人不解。至香港夷兵。又為數加增。並有鑄
造礮子。火箭。及演習礮車等事。該夷自加練習。或意圖蠶食諸

國亦意中事。但傳聞豈可盡信。必應加意籌防。該督等現已督飭委員及地方官。將租地建房等事。速為辦就。又嚴禁內地匪徒。不得無故尋釁。自可杜藉口之端。權宜之計。事勢相值。朕亦不為遲制。然得亂望。蜀竟聽其涓涓不絕耶。著該督等仍督飭地方官。密為籌畫。層層布置。並密飭水陸各營。共備不虞。既不。可遇事張皇。尤不得少疏防範。

壬辰。浙江巡撫梁寶常奏。臣回任後。三月以來。探報夷情。恭順如故。其甯波通商之夷船。有自粵東載貨而來者。多由粵海關完稅。照章給予驗單。無論在甯銷售。與載往上海。均不重征。是以本月完銀祇四百餘兩。而浙海關本稅。

仍照收足額。臣仍飭嚴密稽查。不使稍有弊混。又噶夷傳
教。照常安靜。前月該教頭順輝噶達通事叩求可否再為
另出告示。以保護其習教之人等語。當飭府傳諭。以此項
告示。前既遵

首張貼。人已盡曉。果係習教為善。自免究拏。若藉教為惡。仍由地
方官治罪。何能另撰告示。致與成約不符。再三開導。伊始
帖然。復札飭甯紹台道。向該教頭剴切說明。亦默無異議。
又本月二十四日。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咨會。噶夷兵頭喇喇叫。駕兵船二隻。赴
五口查看貿易。至時應以禮相待。用示懷柔等語。已札飭

道府。遇有該兵頭到來。照依辦理。飛速稟報。

硃批。隨時相機妥辦。

辛丑。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廣東城外十三行洋樓。為夷商樓身儲貨之所。而近年以來。粵省匪徒。往往糾眾前往搆釁。以致該夷藉為口實。上年冬間。因舊設汛卡。兵力太單。當飭廣州協抽撥兵丁一百名。常川駐防。以資彈壓。而該夷亦自備番丁五十名。在洋樓內支更看守。近因民夷仍時有口角爭鬪之事。復添派文武委員。帶同兵丁。不時巡邏。遇有中外相爭。立時驅逐解散。並議定。每年由藩司籌備銀一千一百四十餘兩。粵海關監督捐康。

銀一千一百兩。作為弁兵津貼口糧。按月支給。免致以口食不敷。藉端贖誤。當經擊獲匪徒數名。近日地方頗為安靜。又十三行喫咪兩夷館中間。有一小巷。土名新豆欄。地極狹隘。而往來行人甚多。良莠不齊。民夷雜處。因而易生事端。該夷屢欲在巷口租地建房。藉杜紛擾。而民人堅執不從。現經委員傳集業戶。反覆開導。始議定將該處南口內外舖戶六間。租給夷人。計每年地租洋銀三百餘兩。另補給房屋頂錢洋銀三千餘圓。立契交執。該夷已築起圍牆。將兩夷館聯絡為一。因見匪徒無由窺伺。當將番丁五十名。一併撤回香港。是十三行一帶。漸可相安無虞。至該

夷所請租地建設棧房一節。噫。嗚呼。時初擬在十三行對面河南地方。指租民田數十畝。因業戶均不情願。信致該酋向其辭覆。該酋一時屈於眾論。求地方官為之另擇地段。當會有距十三行二里許之石圍塘園地。係舊洋商潘紹光之業。該夷以為合用。潘紹光亦情願交出。而佃戶安土重遷。不肯搬讓。又經委員為之公平酌議。令該夷補給工本利息銀兩。各佃戶始將房屋花果桑株魚塘各項一一計算。共需補給銀二萬餘兩。地租尚不在內。該夷又因索價過昂。不願承租。以致輾轉多時。迄無定論。而河南之議亦未遽中止。又黃浦河面為夷船聚泊之區。各夷遇有病

莞均在近岸租地掩埋。由來已久。居民據為利藪。往往一穴之地。輒索重價。近以該夷請租墳地一段。當飭委員會勘得土名豬腰岡山地。為夷人所願租。該山下本葬有夷墳。居民亦無異議。但仍欲照舊按穴議租。不肯合給。並恐夷人租地後。或建墳園。另築圍牆。有礙風水。是以相持不決。現仍飭委員熟籌妥辦。此臣等近日辦理夷務之詳細情形也。溯自夷船退出省河之後。其時人心未定。訛言四起。當經探得有嘆夷富商喻順。素來多事。因見噶酋撤兵太速。從旁訛美。夷商之不安本分者。羣相附和。並有人在香港地方。將噶酋姓名。寫於風袋之上。忽發忽收。以恣嘲

謠。因有眾商嫌噤苗辦事軟弱。稟請伊國主另換夷苗。帶兵船前來之說。並有出洋貿易之廣東人楊姓。由小呂宋致信委員潘仕誠。特言其事。派往香港探事人。亦以夷兵較前加增。及鑄造礮子。火箭演習礮車。欲赴日本要挾通商等情。陸續稟報。是以臣等附片具陳。惟海上傳聞。多不足據。而夷情詭秘。亦難悉其底蘊。近復據委員潘仕誠。探得暎夷國中飢饉瘟疫。死亡過半。香港探事人。又稱聞得該國主深以噤苗肇釁滋事為非。業經嚴行申戒等情。紛紛不一。實難憑信。但該夷以通商為根本。夷情之向背。視乎貿易之通塞。貿易之多寡。視乎稅課之衰旺。本年二月

十八日起。扣至三月十七日止。粵海關共收稅銀十四萬九千八百餘兩。又扣至四月十七日止。共收九萬一千四百餘兩。又扣至五月十七日。共收七萬五千五百餘兩。實屬日形短絀。又自五月十八日起。扣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則增收至二十一萬四千四百餘兩。較前兩月。加倍不止。實為貨物流通。商情順適之明徵。以此揣度。似不致遽形決裂。此又臣等體察夷情之大概端倪也。伏思該夷情等犬羊。如果無端為非分之干。臣等何敢但顧目前。曲徇所請。以致得步進步。益啟狡謀。惟此次所求租地建房自置墳地各款。先已載入條約。且上海等處。均經照辦。該夷既

執成約為辭。復援各口為例。若竟行拒絕。實難折服其心。無如粵東民氣。冥漠。非各口可比。每有與夷交涉之事。輒即羣起阻撓。眾口一詞。牢不可破。愚民罔識輕重。既未便遽繩以法。若聽其所為。必肇釁端。殊覺事事棘手。現經督飭委員地方官及紳士等。悉心籌畫。數月之久。該夷僅得以重價承租新豆欄南口內外數丈之地。而此外則雖有眉目。尚未定局。為今之計。但當持以公平。曉以情理。或該夷見眾意之難回。漸消覬覦。抑因所事之不就。別啟紛爭。此事尚無實在把握。臣等惟有恪遵

諭旨。督飭地方官密為籌畫。層層布置。並密飭水陸各營。共備不

虞。既不為過事張皇。尤不得稍疏防範。隨時密探夷情。相機辦理。

耆英又奏。噶夷於上年冬間。請於西藏地界通商。經督與之辦理。旋據該酋噶喇時來文。定界祇欲指明舊界通商一節。亦因加治彌耳。向與西藏通商。祇欲照舊貿易。並不另議新條。經督先後奏明在案。迄今已閱半載。該酋並未復申前議。茲於六月二十六日。復接來文。內稱現接印度兵頭來文。內稱加治彌耳。已為該國所屬。今派夷目三名。前往查明舊界。請奏明。

大皇帝。由中國派員協和妥辦。並請督給予回文。以憑轉行知會。

印度兵頭等情。其所派夷目何人。何時前往西藏。文內並未明晰聲敘。當經等以定界一事。前經據情具奏。業奉諭旨。飭知駐藏大臣查明在案。今該國既派夷目前往。其應如何商辦之處。駐藏大臣自當妥為辦理等因。備文答覆。等伏查。噶酋此次來文。語意尚屬平緩。所謂指明舊界之處。亦與前說無異。惟究竟有無派遣夷目。前往西藏。殊難懸揣。相應請

旨飭下駐藏大臣。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繼陳近日辦理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稱夷情反覆無常。海上傳聞不一。雖據探得該夷國中饑饉。

饑瘟疫死亡過半。又據聞該國主以噫苜聲譽為非。嚴行申戒。要皆未足憑信。該夷以通商為本。夷情向背。視乎貿易之通塞。稅課之哀旺。本年五月以來。征收稅銀。較前兩月不止加倍。夷情自不至決裂。惟所求租地建房等事。該夷每以成約為辭。而粵民義憤所激。執事阻撓。現經該督等督率委員地方官紳士等。悉心籌畫。數月之久。該夷僅得以重價承租新豆欄數丈之地。此外尚未定局。該夷或以眾意之難回。漸消覬覦。或因所事之不就。別啟紛爭等語。該督等惟當持以公平。曉以情理。仍督飭地方官。密為籌畫。層層布置。並密飭水陸各營。共備不虞。既不可過事張皇。尤不宜稍疏防範。仍一面選派員弁。密探夷情。相

機辦理。隨時具奏。另摺片奏。續接夷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舊界。並接奉寄諭。仍請飭隨時酌辦等語。該酋此次來文。語意尚不急切。所請亦與前說無異。惟究有無派遣夷目。前往西藏之處。琦善現在總未奏到。已有旨諭知琦善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矣。

八月丁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擊遵查此次英夷爬上虎門礮臺。釘塞礮眼。其時弩以道光二十一年用兵。該夷屢有毀壞礮位之事。皆係用鐵釘將礮眼釘塞。堅不能拔。並將礮斗擊去。以致礮位俱被損傷。此次釘塞礮眼。並不堅實。用鐵錘將釘起出。礮位仍舊可用。毫無損壞。

雖固有守臺兵弁攔拒。不得任意蹂躪。但其情形。與前迥不相同。殊滋疑惑。當經密派妥人刺探。據稱該夷偵知各臺弁兵。近年以來。點放便捷。故為此陷害之計。欲令獲咎。易換生手。並因見粵省礮臺環列。礮位眾多。頗有稱讚之語。是以前片據由聲敘。並無別項隱情。至該處礮臺。關繫海防。實為緊要。必須實力巡防。嚴行偵守。自當欽遵

諭旨。諄諭弁兵。嗣後凡與夷人交涉。固不可輕啟釁端。亦不得藉口撫綏。共懷觀望。以期有備無患。至礮臺添兵防守之處。緣探得香港夷兵。舊駐新到。共有三千餘名。雖不至遽行滋事。然防範守禦。不容不嚴。是以粵會同撫臣徐廣縉提

臣賴恩爵張青雲察看情形。分別最要次要。酌議添撥。並
密囑提臣及管轄內河礮臺各營員。妥為辦理。弗露形跡。
既不致示之以弱。亦不致別啟疑心。又粵省民夷不協。兼
有匪徒挑撥。責成紳士排解。及酌派數人襄辦一節。查有
省城越華書院山長右春坊右庶子駱秉章。粵秀書院山
長兵部主事加員外郎銜何文綺。羊城書院山長禮部主
事陳其銓。戶部員外郎加捐道銜許祥光。候選員外郎鮑
俊。候選郎中伍崇曜。非品望素著。即通達夷情。前經才會
同撫臣邀集到署。將夷民不協之處。囑令從中排解。該紳士
等頗為樂從。數月以來。經該紳等設法勸導。民夷尚屬安

帖。或可漸息爭端。其糾合良民互相保衛之處。現在設法籌辦。惟各該山長等。有訓士之責。未便事事差違。其許祥光。鮑俊。伍崇曜。候選間居。即派令隨同襄辦一切。以期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此次夷人釘塞礮眼。探明係該夷因偵知各臺弁兵。近年以來。點放便捷。故為此陷害之計。欲令獲咎。易換生手。並無別故。或係實在情形。惟礮臺關係海防。實為緊要。該督仍當諄諭弁兵。實力巡防。嚴行偵守。如再有疏虞。斷難再邀寬典。至礮臺添兵防守之處。係因香港新到夷兵三千餘名。是否屬實。仍當密行探訪。固是不得不加意防範。仍著該督密

噶水陸兩提督。諄飭各營員。妥為布置。勿露形跡。既不致示之以弱。又不致別啟猜疑。是為至要。其粵省民夷不協一節。並經該督酌派在籍石庶子駱秉章等。設法勸導。民夷尚屬安帖。此外仍應糾合良民。互相保衛。亦著該督設法籌辦。務令悉臻妥協。團結民心。

辛亥。二品頂帶四川總督琦善奏。竊照暎夷現向西藏通商定界一事。於年前及正月。屢經差人前往探訪。並因界連處多。且有寺院。畱情愚蠢。或為財利所誘。代為暗遞消息。或牲畜糧草。不知搬移。以資之用。又不便明示曉諭。致令張皇。復派噶布倫諾依金彭錯前往。藉以查邊為由。

暗為設法開導。先行團結民心。以免致為噶夷所用。並令就近訪查情形。節據稟稱。差赴邊外查訪之人。陸續回歸。披楞所屬界連各部落。如常安靜。並無備辦兵馬消息。唐古特地方。仍係拉達克番民來往通商。亦無披楞之人。惟據披楞所屬庫魯部內之人。向土人告知。披楞現與讀然部落打仗。彼此各不相下。恐一二年間。不能了結。至克什米爾部落。痘疹與瘟疫流行。未能前往。惟探聞該夷與古浪森爭戰。尚未止息。此外毫無動靜等語。等復諭以上年十月。代營官寄給庫魯部長。令其開導披楞之信。究竟是。否遞到有無回答。其前奉

諭飭訪克什米爾與西刻夷人。合謀驅逐夷酋。擒去喊噠。呼囉。噶之事。與鄂所向藏中回商所訪情形。是否相符。該噶布倫向喇嘛堂民設法開導。遇事早行內移之處。能否醒悟聽從。令其逐細稟覆。尚未稟到。至請然係屬回子部落。鄂第二次進呈圖中。已經繪入。鄂自後藏間伍事畢。已於五月二十五日。回至沃欲草廠。唐古特土番各兵。皆已齊集。現將戰守趨避之方。槍礮刀矛擊刺之法。均已教練熟習。俱甚踴躍。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續接噶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定界。已有夷目前往一摺。業諭琦善隨時密探酌量辦理。茲據琦

善奏稱。差赴邊外查訪之人。回稱披楞界連各部落。如常安靜。並無備辦兵馬消息。唐古特地方。亦無披楞之人。惟據聞披楞現與讀然部落打仗。又克什米爾與古浪森爭戰。此外毫無動靜。至今噶布倫向喇嘛番民設法開導。遇事早行內移。能否聽從等情。尚未稟覆等語。琦善赴任。自應將從前所辦各情節。告知斌良。穆騰額。俾心中了然。惟該夷說謊多端。必宜豫為防範。該督雖已將番土各兵。教練熟悉。著仍遵前旨。沿途隨時密探。夷目果否前往。更情有無動靜。上年代營官寄信庫魯部長。令其開導披楞。日後或有回信。斌良等接著後。飛咨琦善。商同覈辦具奏。至琦善將赴四川新任。所有藏內尋常事件。仍由斌良。穆

騰額自行照例妥辦。如有關涉夷務。及應作主張之事。並須知照粵東等情。著迅速知照琦善。一面商同辦理。一面具奏。毋得冒昧。

九月。癸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佛蘭西欲赴通商五口。查看貿易情形之啦喇。因在朝鮮國境。損壞船隻。即由彼帶兵。先自回粵。其餘黎義。巴亞潞等。帶回兵丁。前來吳淞口換船。夷兵並不上岸。黎義等前赴上海。求見該道。情詞極為恭順。當經臣等會同馳奏在案。茲據蘇松太道咸齡等稟稱。八月十五日。據黎義等知會。即日回粵。並呈照會一紙。查閱均係感謝之詞。該道查照成案。犒給食物。該夷

即於十五日未刻由浦開行。該道等選派兵役密加防範。護送至吳淞口。該夷即帶同兵船二隻起程。於十六日申刻出口。往西南大洋駛去。

硃批知道了。

庚子。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臣等遵查暎夷所求租地建房等事。除新豆欄所租鋪戶六間業經辦妥。已於前摺陳明外。所請租賃黃埔附近豬腰岡墳地。亦已飭據委員候補知府銅麟。候補同知甯立煒。督同番禺縣李延福。帶同夷目。傳同該處紳民。勘明界址。計空地五畝有零。議定租價。每年每畝租銀五兩。彼此業

已成交。所請於地界圍築圍牆之處。因有礙民墳風水。現
議改用竹籬為界。彼此亦已允服。並接據噶酋來文。稱墳
地諸臻妥協。該夷商等均甚願意等語。至前議之河南及
石圍塘地畝。近日連次來文。均未議及。似該夷因屈於眾
論。業已中止。又內匪欺凌夷人各案。經臣等飭令地方官
隨時酌加責懲。民夷頗漸相安。昨接噶酋文稱。已將所辦
各案。通知伊國主。甚屬合意。以後但能彈壓內匪。不令欺
凌夷人。伊國必永存平和等語。詞意頗為馴擾。至前所聞
該夷易換夷酋。及欲與日本構兵諸說。並無確信。現在夷
兵尚逐日操演。探係因新來夷兵。不諳技藝之故。又據委

員伍崇曜探明該夷已用船四隻載去夷兵一千名。駛赴
吐噶喇換防。臣等體察近日夷情。所求諸事。業已酌為妥
辦。在我既不予以藉口之端。在彼亦漸有轉而就範之意。
但夷情叵測。變幻多端。臣等惟有恪遵

訓諭。督飭委員黃恩彤等及地方官。隨時相機酌辦。並密飭水陸
營汛鎮靜防守。不敢稍涉張皇。尤不得因夷情漸覺安靜。
輒生疏懈。以仰副

聖主諄諄訓示之意。

硃批知道了。

十月。戊午。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據兩江總督李星沅等

奏籌防湖等處再行的度情形會議覆奏一摺九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軍機大臣密議具奏欽此臣等查閱原奏內稱守要之法必須先事豫防原議糧艘浮艫既多窒礙擬於斜塘口門內添購木牌分為小筏停泊並攔路口等處船隻甚多有警則貯石鑿沈並先期豫購碎石堆貯及礮位密存備調黃浦江兩岸安設礮位斜塘口一帶宜設重兵等語臣等伏查籌防以慎密為先設備以扼險為要苟不按度全局逐層計畫非失之疏漏即失之窒礙均無當於制寇之策查湖湖內通蘇州外接黃浦斜塘口為第一重要隘攔路口為

第二要隘。由黃浦至泖湖斜塘口外。江水寬深。原無阻遏之理。即當斜塘口門。潮汐往來。亦未易言堵禦。該督等擬於口內。由深漸淺處所。酌量施工。自應如所擬辦理。在其於斜塘口近處。添購木簕數十架。分為小筏。無事則間段停泊。民可利涉。形跡泯然。有事則聯散為整。碇石使沈。以截平流。而資攔阻。庶有備無患。於民船出入。農田宣洩。亦無窒礙。至攔路口水面淺狹。密邇內河。帆檣雲集。一有警報。即可將中號船四五隻。飛速駕往。載石鑿沈。夾船即難徑入。斜塘口外。迤西一河。並尖灘老灘。古浦野雞塢各小口。船隻屆期亦應一律趕辦。又原議章練塘移駐縣丞守備。

各一員。外委一員。額外二員。兵丁一百四十名。合之舊設
弁兵。共二百一十四員名。責令巡緝偵探。並於建立新設
衙署。兵房需用碎石時。藉此為由。分起堆貯碎石。並木簾
均交汛看管。以備應用。庶不致啟人之疑。而於巡防籌備
之法。亦臻周密。又湖口千斤礮位。密存守備署中。黃浦江
兩岸。安設礮位。提督就近防守。沿海儻有不靖。即於斜塘
口一帶。分駐重兵。以資策應。均尚周妥。亦應如所擬辦理。
臣等更有請者。設險所以固守。地利尤賴人和。泖湖可達
蘇州。無論地勢要而不險。即令十分險阻。層層設防。而無
健將勁旅以守其隘。無仁愛忠信以固其心。一旦有警。或

坐失機宜。或立致奔潰。雖平時籌畫萬全。亦有不可恃者。此得地全在得人。尤在得心。未有人心不固。將弁不得其人。而能守險禦寇者也。應請

飭下該督撫等。督飭水陸各營將弁。認真整飭。實力講求。於嚴密籌防。勤加訓練之中。與兵弁聯為一體。上下交孚。平日留心人才。位置得宜。有事則奮勇直前。無所顧畏。或於淺水處所。設伏要截。以杜繞越。或誘之登岸。抄襲後路。以備夾攻。總期兵將相顧。奇正相生。同力同心。勿疏勿懈。庶攻守均可得力。而籌防亦非虛設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星沅等奏。再行籌防。泖湖等處情形一摺。

當交軍機大臣密議具奏。茲據穆彰阿等悉心的議。如原奏所稱添購木牌。有警則貯石鑿沈。並先期豫備碎石。及密存礮位。安設重兵等事宜。所議均屬周密。俱著照該督等原擬辦理。惟設防必期扼要。而固守尤在得人。該督等務當於無事之時。作有事之想。勤加訓練。總期有勇知方。慎選人材。俾共折衝禦侮。庶人和兼資乎地理。而天險彌壯乎國威。籌畫出於萬全。而張皇不事。兵民聯為一體。而避遁無虞。則尤在該督等隨時隨事。實心實力。諒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長存此有備無患之心也。穆彰阿等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壬申。二品頂帶四川總督琦善奏於逐次兩奉寄

諭。噶夷在粵。復遣夷稟。堅請於西藏地界通商。並稱伊已派員赴藏。令臣酌其可行者。通融辦理。並諭知斌良等。將情形時相知會。商同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地方有中外之分。事理有重輕之別。西藏與外番。本有交易部落。該噶夷既屢次懇求。未便爭不毛之寸土。獨令向隅。前因久待不至。時已雪降寒凝。該夷毫無消息。故臣遵照前奏。起程赴任。茲蒙

聖諭。謹已恭錄。移咨斌良。穆騰額。如營官得有庫魯覆書。或噶夷差人前來。即迅速知會。商同籌辦。至臣籌辦一切。已向斌良等告知。所有文卷。俱存衙署。其邊界圖形。亦各行繪付。並以噶夷狡詐。設備則商酌綦難。他防必要求更甚。雖番

兵皆已訓練。但當慎圖萬全。不宜輕與角勝。亦向斌良談及。

硃批是。

十一月。壬辰。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等遵查本年春間。接嘯嘯哂夷酋嘯哂叫文稱。伊即回本國。有兵頭啦喇叫前來接替。旋於四月內。啦喇叫坐駕兵船到粵。經等出城接見。該酋稱來五口通商地方。查看貿易情形。並無別故。又稱朝鮮國不准傳習天主教。聞朝鮮現有文書咨部請示。求一體弛禁等語。等以朝鮮等國。准傳習天主教與否。中國未便過問。朝鮮國有無咨部請示。粵中亦無所

間。婉為答覆。嗣該酋開行出口。聞在朝鮮洋面遭風擱礁。在一小洲暫住。有暎夷船隻前往裝載回澳。均經先後奏明在案。其上年嘯哂呌駛往朝鮮。詢問殺害哂夷三人之事。該酋前次來文。並無提及。此次啦酋復行駛往。索取回文。亦未豫先言明。至謂。努許送二通事與思定。李若望。隨同前往。更屬事無影響。任意譸張。查拉酋自朝鮮回澳之後。尚未有文件往來。經。努屢次派人察探。該酋在澳。尚為安靜。所帶夷兵四百名。已雇咪喇。啞夷船。載送回國。現在似可無慮。其復向朝鮮滋擾。該酋既屢以朝鮮殺伊國三人之事。藉為口實。又諄諄以傳教為言。且復留遺什物。有

異日更來之說。誠難保日後不再行駛往。自當婉向開導。豫為勸止。茲查照朝鮮原咨。及該酋致朝鮮原文。以該夷三名被害。朝鮮實因不知係啼嘯晒人。朝鮮地方苦瘠。無力通商。天主教雖以勸善為主。朝鮮人民素未聞此教。亦難強為傳習。該酋在彼遭風。一經知會。即致送糧食等物。尚不失和好之誼。該處洋面。沙線無足。行駛堪虞。勿再前往。所遺什物。或與朝鮮。或附便搭寄。並即酌覆等因。婉為開導。其謂許送通事一節。查覈該酋致朝鮮文內。尚無其說。或係該通事等一時隨口混捏。作為

天朝

欽差所派。欲以恫喝朝鮮。亦未可定。此時向其詢問。該酋亦必不認。似可無庸深較。故文內未經敘及。謹將照會文稿另行錄繕。恭呈

御覽。

為照會事。現准部咨。准朝鮮國王文稱。上年六月。忽有異國船三隻。來泊煙臺外洋。投書一封而去。書稱。噶爾國安默爾等三人。前在高麗被害。故來查詢等語。本年六月三十日。復有異國船二隻。從船十五隻。來境停泊。其大船為淺礁所壞。權住沙岸。稱係噶爾總兵官。投書借船借糧。當經致送糧食等物。與以船隻。彼人嫌其遲鈍未用。八月

初五日。開行出境。還有什物。未及載去。稱俟異日來取。仍留公文一封。內有章程告示等件。又稱佛蘭西國三位教士。無辜被害。前任水師提督。曾有文書。進呈高麗輔相。究問。許本年派船來接回文。不料船隻被風所壞。貴國官員。助繼日用糧食。價償一切不納。實令人愁懷不舒。又稱佛蘭西與中國結約貿易。中國已准中外民人。崇奉天主教。貴國亦做此均行。所有奪於海浪之物件。奉於貴輔相。伏祈笑納等語。查道光十九年春間。有異國人范世亨等三名。不知何時冒入境內。言語不通。不知係何國人。但見其衣冠詭異。夜行晝伏。締結兇徒。形跡可疑。當被獲辦。其

時范世亨等並未供係喇嘛人。現在來文所稱姓名亦屬不符。實屬無憑查覈。至敝國地方僻小。人民貧苦。所產之物既屬無多。實無財力可與外邦交易。又天主教原係勸人為善。惟敝國人民愚蠢。難於化導。且素來未聞此教。實難為傳習。至所遺什物。既有異日來取之言。復有留與輔相之說。礙難擅便。理合咨明等因。轉咨到本大臣。准此。查貴國三位教士在朝鮮被害。查覈原咨。其時該國實因不知係喇嘛人。且在我兩國未經結約之先。以致誤行拏辦。情有可原。至該國地方瘠苦。實無力與貴國通商。天主教雖以勸善為主。惟該國人民未能領悟。且此教為該

國素所未聞。強為傳習。徒令駭疑。終屬無益。貴國素敦信義。貴總鎮又聰慧過人。諒必能審度事理。不肯強以所難也。此次貴總鎮駛往朝鮮。在省面晤。及所來照會。均未豫先言明。今在彼遭風。一經知會。即致送糧食等物。尚不失和好之誼。該國僻處荒隅。洋面線沙。遷徙無定。巨舶行駛。未免堪虞。幸勿再行前往。致彼此均有未便。至所遺什物。應否咨令查照。貴總鎮照會朝鮮原文。留與該國官員。以志厚誼。抑或令設法搭便寄來之處。並希酌覆施行。

耆英又奏。再。才前奉

諭旨。飭令密探夷情。茲探得該夷於本月十五日。用兵船貨船各

一隻復將夷兵一千名撤回該國。仍於初十六等日。雇到黑夷七百名。住港夷兵約計共有二千之數。現在該夷頗為安靜。貿易如常。內地民間有與夷人口角等事。經督飭令地方官及諸紳士隨時勸諭懲儆。該夷來文甚知感激。地方民情亦頗相安。均堪仰慰。

聖懷。

硃批覽。

丁酉。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竊粵省民情向與夷人不協。節經臣等督飭地方官設法勸諭。並會同紳士人等幫同開導。近日漸形安帖。詎於十月

二十九日早。臣等風聞有夷人六名。於二十八日午刻。駕艇前往省河北路一帶遊行。至次日未回。當飭廣州府暨南番二縣。飛速前往根查。並訪聞該處民人。有被夷人致死二命。並據夷目報稱。該夷六名。係被黃竹岐地方民人毆斃等情。復經飭令營委各員。會同廣州府。督縣帶同兵役。馳往查起夷屍。並拘兇犯去後。乃夷屍既無蹤跡。而黃竹岐係附近各村聚集市易之所。二十八日。為該處市期。過期人散。該鄉民多半避匿。止餘老弱數人。向其查詢。僉稱並無與夷人關毆斃命之事。亦未見夷人登岸遊行。正在設法查辦間。復據該夷目申稱。被害夷人六名親屬等。

刻欲前往黃竹岐一帶地方滋鬧情勢洶洶。礙難彈壓。亟求伸辦等情。復經札飭該夷目。令其安撫各夷。毋許執行前往。以便中國官員得以設法辦理。不致另生他故。並照會夷酋噶呢時。告以此案必為查起屍身。嚴辦究黨。囑其勿庸躁急。一面復飭委臬司李璋煜。督標中軍副將崑壽等。會同前往督辦。務須曉諭紳耆。俾知是非利害。將本案各屍起出。正兇網送。免致株累無辜。旋於初一初二兩日。在該處河邊。撈獲夷屍四具。現在分投細訪接捕。並確查該處居民。有無被夷人致死情事。臣等伏查本案民夷互毆。棄屍滅跡。現雖趕緊辦理。難保該夷不藉啟事端。復有

兵船駛入。希圖報復。不可不嚴為防範。除嚴飭文武各員。設法捕拏兇犯。重起各屍。從嚴懲辦。俾該夷無從藉口。一面密達行知水師提臣。轉飭各營。暨虎門海口省河各守臺弁兵。加意防範。其十三行一帶。亦恐內地匪人。乘機生事。並飭營委各員。加意巡邏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民夷互鬧。毆斃英人六名。該夷親屬亟求伸辦。現撈獲夷屍四具。趕緊查辦一摺。粵省民夷未協。屢經耆英等。諭令該地方官。設法勸諭。妥為彈壓。無滋事端。茲復有居民與英人互鬧之案。以致被害人親屬。刻欲前往黃竹岐地方滋鬧。該督等。業經札飭該夷目。安撫各夷。並照會英酋。噤

時。告以此案必為查辦。著即明白曉諭。以安其心。即一面嚴飭文武各員。務將此案正兇。設法捕拏。分投細訪。按名弋獲。查起各屍。從嚴懲辦。俾該夷無所藉口。仍一面密飭水師各營。及守臺弁兵。加意防範。再據奏訪聞該處民人。有被夷人致死二命。是否屬實。亦著該督等確切查明。妥為辦理。務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為至要。

壬寅。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竊臣等前因黃竹岐民人。致斃夷六命。民人亦被該夷致斃二命。當將委員前往查辦。起獲夷屍四具。並行文該首目等安撫各夷。及密為防範緣由。恭摺奏報在案。隨於初三初四等日。

復撈獲夷屍二具。並陸續緝獲人犯八名。內二名訊不承認。其六名均認村人毆斃夷人。伊等在場目擊。詰以何人起意。何人下手行毆。不能指出。又夷人毆傷民人陳亞振。李亞健二名。經委員再四訪查。始據該親屬等赴案報驗。陳亞振已因傷身死。李亞健受傷沈重。不能取供。俱係火器所傷。正在飭拏究辦間。探聞夷酋噶嘓時。坐駕護貨兵船二隻。小火輪船一隻。由香港駛泊黃埔。沿途並無滋擾。初五日。該酋自坐三板來省。遞到覆文。內稱中國民人。致斃伊國人六命。情節殊屬兇慘。懇將兇犯全數拏獲。審明後。即押赴黃竹岐地方。傳到夷目。眼同正法。並將黃竹岐。

及毗連之濠春坑濠二村洗平。以昭儆戒。伊俟辦理完結。再回香港。其餘尚多憤激挾制之語。臣等查該酋所言。甚為荒謬。固難允准。且計該夷駐港兵丁。不過二千之數。現屆冬月。正值夷商清帳之時。其停泊黃埔兵船。連日探查。俱尚安靜。或係因十三行貨物雲集。還為保護。似可不致驟起兵端。第夷情正在憤激之時。若以峻詞駁斥。恐致犬羊之性。不可羈縻。亦難保不狡焉一逞。當以必為嚴緝正兇。速為究辦。據情酌理。正言答覆。至此案雖祇係互毆。且亦各有殺傷。但案情關涉外夷。臣等酌量辦理。總期夷情不至決裂。民情亦不致動搖。以昭情法而泯嫌釁。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民夷互毆。致斃多命。連日續辦情形。一
掛覽奏均悉。此案民夷互毆。各斃數命。該酋噶嘓時坐駕兵船
來省。逃到覆文。懇將允犯拏獲。即行正法。並將黃竹岐及毗近
二村洗平等語。荒謬已極。自無允准之理。惟現當夷情憤激之
時。必應設法開導。權宜辦理。庶不致驟啟釁端。至民人亦被該
夷毆斃二命。查辦之餘。尤不可不加意撫綏。惟在該督等督飭
弁兵。嚴拏正犯。持平審辦。固不可失之過縱。致拂夷情。尤不可
持以操切。有失民望。總期輕重適宜。民夷相安。仍一面密飭各
營。及各礮臺弁兵。慎密防守。毋任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十二月。壬子。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蔭廣東巡撫徐廣

緝獲黃竹岐民人毆斃夷人六命。民人亦一傷一斃一案。業將連日辦理情形。及喚首噫哢時來省遞到覆文。請將人犯即行正法。並將黃竹岐等三村洗平。臣備文正言答復各緣由。先後恭摺奏報在案。嗣據委員暨營縣等協同該地方紳耆。緝獲正幫各兇梁亞來等一十五名。發委按察使李璋煜會同布政使葉名琛。鹽運使趙長齡。護督糧道楊需督同廣州府等。提犯研訊。據該犯梁亞來。陳亞孩。李亞硬。王亞曼等四名。供認首先喝令兇毆。臨時起意。各致斃夷人一名。復商同棄屍滅跡。其餘各犯。或供認隨同。故殺夷人。或供認互毆。適傷致斃。或在場幫毆。或幫同棄

屍各不諱。正審訊間。探聞各該夷商。以查驗各屍。遍體鱗傷。多至四十餘處。羣情痛忿。俱湊集兵費。以圖報復。該夷酋來文。亦愈加憤激。臣等督同委員黃恩彤。及司道等。再四熟商。此案情節尤很。傷多且重。實係臨時起意。故殺。按例應擬斬監候。聽候部覆。惟夷性躁急。若不酌量變通。該夷不諳中國律例。必疑為支吾遷延。不為究抵。決裂即在頃刻。事關大局。未便因此遽開邊釁。隨復邀集廣州將軍臣穆特恩。副都統臣烏蘭春。臣托恩。東額。粵海關監督臣基溥。紳士許祥光等。悉心籌畫。意見相同。隨將情重人犯四名。先行正法。備文照覆。詎該夷覆文。堅欲將正幫各兇

全數正法。並將黃竹岐坑灣灣表三村。概行毀壞。否則自行前往辦理。餘尚多有不遜之言。臣等以該夷一味恃強挾制。毫無情理。非婉言開導所能挽回。祇可據理嚴駁。力折其驕盈之氣。隨覆以正兇四名。即行正法。已屬格外從嚴。所請將各犯全數正法。三村概行毀壞。均屬萬不能行之事。並將違約不遜之處。逐層駁斥。並令其會同各國秉公評論。該酋無可置詞。始據覆稱正兇請即正法。餘犯亦求究辦。黃竹岐等處三村。請免毀壞等情前來。臣等以該酋現既在省聽候消息。該夷火輪三板等船。俱往來省河不絕。本案若不即了結。恐民情愈形惶惑。並慮別生枝

節且各該犯俱係委員等協同地方紳耆指擊到案。據稱
委係本案正犯。毫無疑義。經司道等審轉前來。臣等查該
犯等無故慘殺。幾釀兵端。未便稍事拘泥。遷延時日。在於
本月十四日。飭委按察使李璋煜。會同臣等標下中軍崑
壽。懷塔布。督同廣州府等。執持令箭。將梁亞來。陳亞孩。李
亞硬。王亞累。四犯提出。在犯事地方。先行正法。以儆將來。
維時夷人亦前往觀看。並無異說。惟請將餘犯。求於一月內
辦完。臣等已諭以須候部覆。勿得過急。現在民夷俱各安靜
如常。該首曉曉時已於十五日回香港巢穴。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民夷互毆致斃多命一案。酌量辦理情

形一摺。廣東黃竹岐地方。民人毆斃夷命。現經緝獲兇犯。訊認不諱。該督等公同商酌。已應允該夷首先將情重人犯四名正法。乃該酋猶復恃強挾制。毫無情理。業經該督等據理嚴駁。折其驕盈之氣。該夷始就馴服。已回香港。民夷安靜如常。辦理尚屬妥協。惟此次民夷互毆。究係因何起釁。該夷因何來至黃竹岐地方。是否係伊應到之地。有無不法情事。該兇犯等慘殺夷人。傷多且重。因何懷恨至此。該夷致毆民人。一傷一斃。實係何人。均著該督等詳細訪查。遇便據實具奏。餘著照所擬辦理。

耆英又奏。再查各國夷人。不准擅入內地傳天主教。已於條約載明。乃佛蘭西夷人鐸德魏等。輒越海門川沙廳所

屬傳教講書。實屬願達成約。該國夷酋盧旺。尚未到粵。僅有兵頭啦喇。在澳。自應欽遵。

諭旨。即向該兵頭諭令禁止。當經粵援據條約。正言開導。備文照會。尚未接有覆文。現接該兵頭來文。內稱雲南昭通府屬大關城地方王同知。於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濫拏天主教人八名。老哇灘王巡檢。於八月初三日。帶役會營。查拏天主教人一十六名。又湖北漢陽府雲夢縣。捉拏天主教人五名。是天主教前奉

恩諭。祇在沿海張掛。請設法使各省一體遵照等情。該夷於天主教一事。不啻性命相依。實在愚妄已極。當經覆以雲南現

辦回匪。楚省現辦齊匪。或因波及。或另緣別案。均未可知。應俟咨查明確。再為覆知。又該兵頭啦喇呷駛往朝鮮。擊
豫遵

諭旨。備文向其查詢勸止。當將辦理緣由。恭摺奏明在案。茲據該
兵頭覆稱。所留朝鮮古羣島物件。並所壞兩船什物。來年
夏季。必派兵船前往。一一收回。而於朝鮮拏辦該夷三名
一事。仍復固執前說。又通商傳教兩事。並未分晰明言。祇
稱欲與朝鮮和好。以後該國兵船。每年必巡朝鮮海疆。亦
無強求一事一物。霸占疆土之心。並涉及越南暹羅兩國。
請均導之於福途。免之於災難等語。情詞殊為詭譎。亟須

力為阻止。現又備文照會。反覆開導。切實勸阻。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稱備文照覆。噶夷力為開導等語。噶夷潛入內地傳教。並兵頭駛往朝鮮兩事。該督等諭令勸止。該兵頭均有覆文。並有每年巡涉朝鮮等國之說。情詞殊為詭譎。著仍反覆開導。切實勸阻。毋任再有私越。薦行等事為要。

庚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噶夷於上年冬間。請於西藏定界通商。經督與之辯論。接據該酋噶呢時覆稱。定界一事。祇欲指明舊界。通商一節。亦因加治彌耳。向與西藏通商。祇欲照舊貿易。並不另議新條。嗣於本年六月內。復據來文稱。印度兵頭已派夷目三名。前往查明舊界。

請由中國派員妥辦等情。均經督先後奏明在案。迄今又已數月。其事久無信息。正在飭探間。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續接該酋噶呢時來文。稱接印度兵頭公文。中國委員尚未到後藏加治彌耳之交境。該國業已派員前往。請中國委員立刻前往等情。所稱後藏與加治彌耳交境。究係何地。所委夷目。是何姓名。於何時前往交界處所。印度兵頭有無豫先知會駐藏大臣。文內均未明晰聲敘。當經督酌量備文答覆。督伏思該夷必欲指明加治彌耳舊界。其意殊難揣測。廣州距西藏又復遼遠。該夷究竟有無派遣夷目到彼。亦尚難懸定。惟既據疊次來文。稱已派員前往。似未

便置之不理。致啟該夷藉口之端。相應請

旨飭下駐藏大臣。察探情形。酌量妥辦。以綏遠服而示羈縻。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映夷請於西藏指明舊界。現又續接來文。請委員前往查看一摺。後藏與加治彌耳交界之處。是否舊有界址。已諭知斌良等。派員密加查訪。如果有舊案可循。絕無流弊。自應查照舊定界址。奏准允行。儻心懷詭譎。別有隱情。該督思慮所及。即當設法據理駁斥。以杜釁端。仍須密探該夷情形。隨時具奏。俟斌良等查辦覆奏後。再諭該督知之也。

又

諭。本日據著英奏。續接映夷噶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舊界一

摺。此事前據耆英奏稱。該酋祇欲查明舊界。通商並不另議新條。又稱接據來文。印度兵頭已派夷目前往等語。曾降旨交琦善等密探情形。酌量商辦。茲又據耆英奏稱。續接該酋噫呢時來文。以印度兵頭文稱。該國業已派往。請中國要員立即前往等情。該夷必欲指明加治彌耳舊界。如果係照常通商。無不可行。特恐心懷叵測。不可不防。現在屢次清請。未便置之不答。致啟釁端。著琦善。越良。穆騰額。商派妥員。前往訪查。如該夷實有夷目來至後藏。即眼同確查。加治彌耳向與西藏通商舊界。詳慎辦理。若另生枝節。或別有假道詭謀。著琦善一面飛咨耆英。據理駁斥。折服其心。仍一面加意防範。由驛具奏。

甲戌。

諭內閣。耆英自簡任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以來。宣力有年。疆圉綏靖。尚未來京述職。著於開年春暖起程。進京陛見。以紓眷念。兩廣總督印務及欽差大臣關防。均著徐廣縉署理。廣東巡撫著葉名琛護理。廣東市政使著徐廣縉派員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著耆英來京陛見。所有兩廣總督印務及欽差大臣關防。均交徐廣縉署理矣。徐廣縉經朕簡任廣東巡撫。到任已及年餘。於地方情形及一切夷務。自應熟習機宜。妥慎辦理。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

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
夷務。方為不負委任。黃恩彤曾任廣東巡撫。於撫夷等事。辦理
尚能圓通。自獲咎以來。仍留粵省。經朕特賞六品頂帶。又耆英
差遣委用。該員身受重恩。指顧擢用。宜如何感激思效。始終出
力。茲已有旨。將該員仍交徐廣縉差委。俾該署督遇事藉資指
揮。可收指臂之助。徐廣縉接奉此旨。即告知耆英。並傳與黃恩
彤閱看。以後黃恩彤如果奮勉出力。披瀝血誠。該署督自能諒
其苦衷。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儻不知振作。藉詞推却。難掩眾人
耳目。即著隨時參奏。試問黃恩彤能當此重咎否耶。懍之。